

大暑心生风

王溱



插图 阿占

凉，清淡而自得，这样的夏日，这样的人生，不失为惬意、快乐。

大暑的气候虽不受人们待见，但农作物、树木、花草却很欢喜。植物生长，需要阳光，需要水分。大暑带来的气候，恰恰符合这些要求，这让靠“天”生长的各种植物，欢欣不已，感激万分。“大暑不暑，五谷不鼓”。此时会发现，地里的所有靠“热”和“水”生长成长的花呀，果呀，芽呀，叶呀，都变得生气勃勃。丰收的喜悦冲淡了炎热带来的烦恼，因为大暑的时节里，会有更多更美的果实。

大暑之时，南北各有喜爱的饮食。温州一带兴喝“伏茶”，这是一种用中草药煮成的茶水，有清凉祛暑的作用。人们熟悉的金银花、夏枯草、甘草等，都在其中。台湾在大暑到来时凤梨特别热销，因为此时的凤梨最好吃。水果都有最佳成熟季节，凤梨应该就在大暑前后。北方一些地方大暑这天盛行喝羊肉汤，也称“暑汤”。说起来有些不可思议，大热天喝热羊肉汤岂不更热？然而在人们眼里，羊肉是大补，能够解除疲劳。劳作了一天，喝上一碗鲜美的羊肉汤，舒舒服服，缓解疲劳，是再好不过的美食。

大暑到来，地里的蟋蟀会多起来，树上的知了会叫得更响亮，萤火虫也会大量出现，夜晚大地一片光亮，宛如满天星星下凡，无意中大自然又多了一道亮丽的风景线，显得更加美丽动人。此时再回味，会觉得炎热的天气不过如此，反而更坦然。因为风从心底起，清澈又透凉。



生活风景

那山那海那人

姜兆义

来浮山的人，除旅游季节有外地游客，主要是市区的居民。不管春夏秋冬，附近居民成群结对来这里“打卡”。大多数来这里锻炼身体，尽情享受天然氧吧的沐浴；也有少数人是专程来此取矿泉水的，仿佛山中藏着龙王爷，源源不断为居民提供着喷涌而出的矿泉水。登浮山最好的季节是“杏叶一地黄”的深秋，鸟虫不闹，果实累累，还有潺潺流动的泉水。独自一人悠然自得地从浮山北麓向山顶攀登，专注地品味浮山的风光，你或许会想到李白，他一定曾独自攀登过天姥山，才会如此豪放激昂：“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，使我不得开心颜！”

浮山没有险径，通向顶峰的路并不难行。一边走、一边看、一边思，不知不觉便来到了顶峰。近两个小时的徒步，疲倦了，流汗了，但登顶的一瞬间，所有的疲倦和汗水被眼前的美妙景色和突然增大的风一扫而光。俯视东侧的午山和东北侧的金家岭，便有了“会当凌绝顶，一览众山小”的自豪。无限风光在南侧：以石老人为标志的海水浴场、青岛规划展览馆、雕塑园、极地海洋世界等景观，像走秀的模特，面向大海，展示着各自的风采。耸立的高楼群似众星捧月般地簇拥周围，模特们被衬托得更加耀眼。要知道二十多年前，这里还是一片农田。

青岛以海为傲。向海而生的青岛人，自视为“海之子”。喜欢青岛的海，热爱青岛的海，是因为它美得让人不得不爱。老舍在《青岛与山大》中写道：“青岛是颗绿珠”，“在海边的微风里，看高远深碧的天上飞着雁字，真能使人暂时忘了一切，即使欲有所思，大概也只有赞美青岛吧。”在《五月的青岛》中又赞美道：“青岛的人怎能忘记下海呢，不过，说也奇怪，五月的海仿佛特别的绿，特别的可爱”。

青岛三面环海。最美的海面向南侧，被赞为一条黄金海岸。从团岛至石老人的海岸边，建有一条几十公里长的木栈道，它像一条金色的链子，将海边的美丽景点，串成了项链。而小麦岛公园则是这串项链上的一颗最大、最明亮的珍珠。

小麦岛面积不大，与大麦岛只有一条几米宽的长堤相连。它仿佛一艘马上起航的巨轮，就要驶向无垠的海洋。前几年，驻岛单位陆续撤离，重新规划建设成公园。新建的公园内，几乎没有建筑物。树林不多，也不高。除了绕岛小径外，岛上的小路被绿地簇拥，有的路是柏油的、有的路是石子的，有的路则是岛与海相连处的“水道”。路经此处，需要跟海浪斗智斗勇，争抢时间。若大浪来“袭”，不但鞋袜进水，飞溅的浪花也会在衣裤上“绽放”。若是初夏，这里就变成了巨大的花坛。在大片绿草和松柏的衬托下，各种鲜花争香斗艳，蜜蜂匆匆地采集自己的果实，成双结队的蝴蝶一会绕着花、一会围着人展示着自己优美的舞姿。当然，青岛人不会让蜜蜂或蝴蝶来这里独享美丽的景色。锻炼身体的老者，心情舒畅，健步如飞，仿佛忘却了年龄；无忧无虑的孩子，追着鸽子奔跑，鸽子仿佛是孩子的玩伴，忽上忽下，忽左忽右，漫不经心地滑翔；拍婚纱照的情侣，则拥有王子和公主般的自信，热恋中的激情，迸发成千姿百态的造型，让摄影师用镜头，将湛蓝的天空、碧绿的海水、盛开的鲜花与美丽的青春一起，定格成永恒。蓝天下，海鸥在飞翔；碧海上，游艇在踏浪；公园中，幸福在荡漾。抱有“富贵非吾愿，帝乡不可期”志向的陶渊明，在《桃花源记》虚构了一个现实中不存在的理想园地。若陶公能穿越而来，一定会感慨万千，或许会将此处命名为“桃花源公园”。

老街夏雨，别有怀抱

曹春梅

承接蒙蒙的雨。

雨丝如情丝，剪不断理还乱。在雨天容易想起远行的人。女人时不时呆一下不知是不是这个原因。一个吹口琴的老男人凑过来搭话，他日常每到傍晚都喝得醉醺醺的，今天时候还不到，头脑清醒，女人不怎么理他，他就在蟠桃旁边自顾自地吹口琴。《卖花姑娘》《莫斯科郊外的晚上》《三套车》《山楂树》《红河谷》《喀秋莎》，调子带一点儿哀伤，带一点儿调皮，高亢又低回，吸引着路人。街是老街，人是老街坊，歌是老经典，都熟悉，于是围拢过来的人越来越多，难免要到女人摊前看看，顺手也就买几样。没多会儿，桃子卖光了水果玉米抢光了，女人感激老男人帮了自己，给他留了两个模样周正的蟠桃，老男人嘿嘿一乐，看着女人收摊远去，对面“大丰收”小卖部进了新的下酒小菜，等天黑了老男人会打上几斤散啤，用塑料袋装着吃食坐在马路边喝。老男人继续吹着口琴，女人走了以后，调子都变得伤感，再热的夏，雨打在身上都有点凉，再新鲜的啤酒，漫上舌尖也凉。老男人混着混着不知怎么混成了一个没有家的人。别人可怜他孤独，他却说自己享受没人管的自由；别人羡慕他一个人吃饱了全家不饿，他不说话，擦擦口琴把曲子吹得更低沉。

掌灯时分老男人把今天的饭点安排在快递站，站长爹脑子糊涂涂涂的，但是心眼好。老男人坐在一堆快递箱旁边，和站长爹有一搭没一搭地说话儿，他年轻时在海军俱乐部混，有点见识，站长爹听他叨叨美国人、日本人，渐渐口齿不清了，知道他喝得差不多了，拍拍肩膀，老男人委顿下去。他本来就不高，身子蜷着，看着就像一包不规则形状的快递，不知道明天会被送到哪户人家去。

雨仍在点点地下。

这些日子天气变得越来越热，雨水也变得多了起来。小区的绿化带里，鲜花越发鲜艳、漂亮，邻居栽种的石榴树枝繁叶茂，一颗颗小石榴挂在树枝上，眼见着一天天变大。与之相呼应的是野草，那真是疯长，一场雨后，像是打了“激素”，满血复活，遍地都是不说，“个头”还特别挺拔，直接把一些低矮的鲜花遮挡住了。

“大暑了，马上大暑了！”来自乡下的邻居大婶在小区照看孩子，听大伙在议论天气“无常”，便插嘴道。查日历，可不是吗，再过两天就是大暑了。大暑是夏季里的最后一个节气，在二十四个节气里排第十二，恰好居中。顾名思义，“暑”是炎热的意思，而一个大字，更把这种炎热的程度提高到“之极”。所以，觉得天气越来越热，也就不奇怪了。

根据古人的记载和实际感受，没有特殊情况，大暑应该是一年中阳光最炙烤、最炎热的时节。“三伏天”，若分上中下，大暑差不多正值“中伏”，酷热到什么程度，可想而知。高温闷热、雷暴、台风频繁，这是大暑时节的“标配”。那些编号台风，都是在这个时段“应运而生”的。天气预报这段时间最常见的播报就是：强台风警报。南方沿海是台风主要的登陆区，每年都要经受狂风暴雨的考验，“水位警戒线”“防涝大堤”，以及“加强巡逻”等字眼，一时间成了常态的语言。每年，咱青岛也会有几次“险情”，幸运的是大都“擦肩而过”“虚晃一枪”，或登陆时已“威风不在”，否则或多或少会造成一些损失。三十多年前的九号台风许多人记忆犹深，那摧枯拉朽、白浪掀天之后的惨烈景象，迄今想起来还“心有余悸”。

大暑带来的酷热也令人难捱，热是一个方面，还潮湿，这实在让人受不了。黏糊糊，湿漉漉，不但让人觉得浑身不自在，许多物品也遭殃。家里好多东西都长了“绿毛”，皮鞋因为过潮，稍不留神就掉了鞋底、鞋帮。好在现在有各种消暑手段，空调、电扇，大显身手。不过，家家的电费都翻着跟头上涨，缴费时也有些心痛。

异常的气候给生存带来不便，从另一个角度也是对人类的考验。其实适应性极强的人类，并不会在挑战面前退却，相反坦然处之。早在1200多年前，大诗人白居易就描述了自己如何度过酷暑的：“时暑不出门，亦无宾客至。静室深下帘，小庭新扫地。褰裳复岸帻，闲傲得自恣。”逍遥自在的夏日生活，虽然躲在屋里隔绝尘世，但周边环境“窗明几净”，一片清新。心静自然

雨打湿了青岛的夏，本来北方没有梅雨季节，近来雨水多得好像进入了梅雨季。

早晨醒来，淅沥淅沥淅沥，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，让人不想出门，不想干事，只懒懒地数着牛奶碗边上像一只只白色的小眼睛的白色小气泡。要是陆游在，该说“小楼一夜听春雨”，该说“晴窗细乳戏分茶”了，而青岛，这个季节显然没有杏花，青岛人的爱在啤酒，不钟情什么“戏分茶”，更何况窗还没有晴，于是一个人默默地坐窗下数雨。

雨点有大有小，雨声有重有轻，偶尔打到窗棂上，晒衣服的不锈钢杆上，会发出自行车铃一样的“叮——”。这“叮——”不清脆，有点类似竹子末端劈叉的响声，但声音大，存在感强。红砖地积水，默默如眼泪流淌。楼房雨檐的一注泻玉，哗啦啦在墙和地之间轰鸣。雨中，砖更红了，出门的人皮肤更白了，头发更黑了，手里的伞也更鲜艳，天地崭新，凌乱里夹杂着蓬蓬勃勃的生机。

空气的味道就是雨的味道，萧索，湿冷，到了饭点，居民楼的烟火味掺进来，层次丰富。隔壁不知谁家剁馅包饺子，一下是一下，用力用情，想象饺子出锅，热气腾腾，与窗外冷雨相映，这时候雨大雨小都是珠玉，一家人围坐，团团圆圆，热乎乎的饺子汤化解了凄冷忧伤。于是雨显得不那么矛盾和寂寞。

杏花开过，杏子也吃过了，紧跟着毛桃、油桃、蟠桃都下来，雨洗过的水果格外亮眼。卖水果的女人白天兼卖水果玉米。在雨中坚持着摆摊。雨时大时小，买水果的有意无意地都多买一点，好让女人早点回家。她不是本地山里的人，本地山里的女人爽朗泼辣，说话也大咧咧，这个女人有一双清澈温柔的眼睛，坐在雨中，见人来，既不大声推荐自家的东西，卖了货也不会得意地说笑。她安静地等待和买卖，像一条安静的河，